

南寧地區語言「去」義語素的語法化 與接觸引發的「複製」*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5) 663–697
© The Author(s) 2014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4528640
lin.sagepub.com



郭必之

香港城市大學

本文的撰作，有三個目的：(一) 準確描述「去」(GO) 義語素在廣西南寧地區三種語言（南寧粵語、賓陽平話和武鳴壯語）中的詞彙功能和語法功能，包括典型的趨向動詞、趨向補語和動相補語，以及前人甚少觸及的程度事態助詞和使令事態助詞等；(二) 重構上述語言中「去」義語素的語法化路徑。我們認為，「去」義語素在充當實詞時已經包含兩、三個義位，而那些義位又採取了不完全相同的語法化方向，「去」義語素的語法化路徑也因此特別複雜；(三) 指出三種語言之所以有高度平行的語法化路徑，是語言接觸的結果。具體來說，那是「接觸引發的語法化」的例子。在接觸的過程中，壯語是模式語，粵語和平話是複製語。

關鍵詞：南寧，「去」，語法化，語言接觸，語言區域

1. 背景

眾所周知，「去」(GO) 這類表達空間位移的動詞特別容易衍生出抽象的語法概念或演變為語法標記（參看吳福祥 2010:97 所引文獻）。Heine & Kuteva (2002:155–160) 在他們的語法化詞庫中就列出了「去」七條常見的語法化路徑：

* 本文為研究計畫 CityU #144507（由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贊助）及 SRG #7002797（由香港城市大學贊助）的階段性成果，初稿曾經在「承繼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研討會」（2012 年 12 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上宣讀。感謝吳福祥、李錦芳、林亦、邵敬敏、洪波、袁詠姿、張洪年、郭維茹、陳偉蓉、彭小川、覃東生、練明心（筆劃序）諸位及兩位評審員。他們或提供語料、或惠示意見，使本文的論述更加可靠。當然，如果文中還有錯誤，責在本人。

語法術語簡稱：1SG – 第一人稱單數代詞 (first person singular)；1PL – 第一人稱複數代詞 (first person plural)；2SG – 第二人稱單數代詞 (second person singular)；3SG – 第三人稱單數代詞 (third person singular)；CLF – 量詞 (classifier)；CM – 補語標記 (complement marker)；COMP – 比較標記 (comparative marker)；Dd – 指示趨向詞 (deictic directional)；Dp – 路徑趨向詞 (path directional)；EXP – 經歷體標記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IDEO – 狀貌詞 (ideophone)；LOC – 方位 (location)；NEG – 否定 (negation)；NP – 名詞短語 (noun phrase)；NUM – 數 (number)；O – 賓語 (object)；PASS – 被動標記 (passive marker)；PC – 動相補語 (phase complement)；PFV – 完整體標記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PREP – 介詞 (preposition)；PRT – 助詞 (particle)；R – 結果補語 (resultative)；V – 動詞 (verb)；VP – 動詞短語 (verb phrase)。

- (a) GO > ANDATIVE (遠離指示中心的運動)
- (b) GO > CHANGE-OF-STATE (狀態轉變)
- (c) GO > CONSECUTIVE (連續)
- (d) GO > CONTINUOUS (持續體／時)
- (e) GO > DISTAL DEMONSTRATIVE (遠指代詞)
- (f) GO > HABITUAL (慣常體)
- (g) GO > HORTATIVE (勸告情態)

這七條路徑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語言中，例如英語的 *go* 既可以標誌「狀態轉變」（如 ‘He went mad.’ 「他變瘋了。」），也可表「勸告情態」（如 ‘Go and finish your essay.’ 「快把你的文章寫完！」）。至於漢語「去」的歷時演變，學者比較關注的課題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 詞義演變——探討「去」如何由上古的「離開」義發展出後來的「前往」義（如孫占林 1991；張敏 1998；王國栓 2003；王錦慧 2004；徐丹 2005；Xu 2006；胡敕瑞 2006 等）；(二) 趨向補語的形成——考察「去」怎麼樣／什麼時候由趨向動詞演變為趨向補語、或者是趨向補語的一部分（複合趨向詞的後一成分）（如尹玉 1957；潘允中 1980；王錦慧 2004；徐丹 2005；Peyraube 2006；梁銀峰 2007；梁銀峰等 2008 等）；(三) 語法標記的產生過程——研究「去」作為補語標記、比較標記、體標記、話題標記等語法標記的形成過程（如陳澤平 1992；曹廣順 1995；劉丹青 1996；吳福祥 2001–2002, 2010；馮力 2003；李明 2004；徐丹 2005；梁銀峰等 2008；邢向東 2011 等）。吳福祥 (2010) 認為以「去」充當補語標記和比較標記，其實是趨向補語進一步語法化的結果。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廣西南寧地區三種語言（含漢語方言）的「去」義語素。¹「去」義語素在那些語言中是一個多功能 (poly-functional) 語素，其中一些功能更罕見於區域以外的其他語言。我們一方面會重構它的語法化路徑，並說明產生語法化的環境；另一方面會證明三種語言「去」義語素的語法化路徑之所以高度平行，是語言接觸所導致的。

南寧地區通行的語言，主要有粵語、桂南平話、西南官話和壯語四種（林亦、覃鳳余 2008:5–7）。粵語進入南寧地區並成為權威方言，只是近百年來的事。不少人都認為：南寧粵語所屬邕潯片粵語，可以直接溯源於早期的廣府片粵語（李錦芳 2000；麥耘 2009；郭必之 2010）。²邕潯片粵語和廣府片粵語也因此具有特別密切的親緣關係。桂南平話曾經是南寧地區原住民的主流語言。但當南寧粵語成為權威語言後，平話便退至郊區。今天南寧平話主要分布在邕寧縣、賓陽縣及橫縣。關於平話的系屬，目前還有很大的爭議。一派認為它和粵語比較接近，應該視為粵語的一支；另一派則著眼於移民史，認為它源自山東膠東一帶的官話（王福堂 2005:108–118）。西南官話來自明清的官府和軍隊，屬桂南小片，主要分布在武鳴、邕寧等縣。南寧市區有 36% 的人口是壯族，但他們相當一部分已經改說各種漢語方言

¹ 這裡所指的「南寧地區」，包括南寧市及其所轄的隆安、武鳴、馬山、上林、賓陽、橫縣六縣，常住人口 666 萬（2011 年數據）。

² 除特別說明者外，方言分區及方言區／片的命名均依 Wurm et al. (1987)。

了（陳海倫、李連進 2005:192）。真正會說壯語的，分布在市郊部分農村及郊縣。中國境內的壯語分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以流經南寧的邕江作為分界。無論是南壯還是北壯，和周邊漢語方言之間都有緊密的互動關係。

本文討論的三種語言，分別是南寧粵語、賓陽平話和武鳴壯語。以下是語料的出處：

(a) 南寧粵語（下文例子中或簡稱「**NY**」）：主要根據本人的田野記錄（2012 年 4 月）和林亦、覃鳳余（2008），隨文註明出處。例句在一般情況下只標漢字。本人由 2007 年起曾多次調查南寧粵語。在進行這次主題式調查以前，已記錄了三百多個例句，包括各種主要的語法結構。在初步掌握了「去」義語素的多功能性以後，本人又編製了一份有針對性的例句表，大約五十個例子。調查期間，我也特別關注「去」義語素在發音人日常會話中的用法。

(b) 賓陽平話（下文例子中或簡稱「**BP**」）：主要根據覃東生（2007, 2012）。例句在一般情況下只標漢字。賓陽平話是覃先生的母語。文中所舉的例句大部分取自日常生活、或由覃先生自擬。

(c) 武鳴壯語（下文例子中或簡稱「**WZ**」）：武鳴壯語屬壯語北部方言，被視為壯語的標準點，而且是壯文的基礎方言，語料十分豐富。由於地緣的關係，它和周邊漢語方言的互動十分頻繁。本文主要引用韋景雲等（2011）的武鳴（燕齊）壯語語料。該書有一節專門討論「去」義語素的多功能性，有十幾個例子。此外，我們也參考了李方桂（1956[2007]）、梁敢（2010）和由中央民族大學李錦芳教授提供的資料。上述四家所據的方言讀音有小異，³ 標音亦不全同。我們會依照他們原來的寫法。這些都不會影響本文的論述。

南寧地區多語人口的比例相當高。據陳海倫、李連進（2005:192–193）的調查，南寧市能說超過一種語言的人口比例竟達 93.71%，其中能說南寧粵語、壯語和普通話的人就已經佔總人口 15.9%。多語的環境毫無疑問促進了詞彙和語法成分在不同語言之間的擴散（diffusion）。這也使南寧地區成為研究語言接觸一個非常理想的場所。前人已經留意到，南寧地區的幾種語言不約而同都有以下這些罕見於華南其他地區的語法特徵：（一）採用 [V O R] 語序，如南寧粵語：「飲酒醉」（林亦、覃鳳余 2008；郭必之 2010）；（二）以動詞或形容詞後的「多」（MANY）義語素表程度的加劇，如南寧粵語：「佢怕人識多」（他很害怕人家知道）（謝建猷 1994；歐陽覺亞 1995）；（三）以動詞後的「執持」（TAKE）義語素表動作的方式，如賓陽平話：「隻隻豬都搶取吃」（每隻豬都搶著吃）（歐陽覺亞 1995；覃東生 2012；黃陽、郭必之 2013）；（四）以動詞前「得到」（ACQUIRE）義語素表情態，如南寧粵語：「教室裡底得食嗎？」（教室裡可以吃東西嗎？）（Kwok et al. 2011）；（五）大量使用狀貌詞（ideophone）後綴，如武鳴（燕齊）壯語「²bau²⁴ fai³¹ lon³⁵ plok⁵⁵ plok⁵⁵」（葉-樹-落-IDEO=「樹葉紛紛落下來」）（謝建猷 1994；韋景雲等 2011:134；郭必之 2012）。

³ 韋景雲等（2011）所記的是武鳴陸幹鎮燕齊村的壯語，李方桂（1956[2007]）記的是武鳴馬頭村（今馬頭鎮）的壯語，梁敢（2010）記的是武鳴羅波鎮梁彭村的壯語，而李錦芳教授提供的則是武鳴雙橋鎮的壯語（即「標準壯語」之所本）。它們都屬於廣義的武鳴壯語，引用例句時或都簡稱為「**WZ**」，不作細分。燕齊、馬頭和梁彭都在武鳴東部，彼此不過十數公里，讀音比較接近。

除了上述那些，謝建猷 (1994) 和歐陽覺亞 (1995) 其實早已注意到南寧地區粵語和壯語動詞後的「去」義語素有平行的用法，指出它們都表示「動作的結果和趨向」（歐陽覺亞 1995:51），並認為是語言接觸的結果。可是文中沒有提及「去」義語素的其他語法功能、以及說明它的語法化路徑，也沒有為語言接觸的過程作出詳細的論證。在撰作此文期間，筆者有幸得到覃東生先生惠賜其博士論文（覃東生 2012）。論文的其中一章專門討論「去」義語素的多功能性在廣西不同語言中的擴散。他把「去」義語素的功能分為「『到往』義動詞」、「趨向補語」、「事態發展助詞」、「程度感嘆助詞」等七種，並舉了大量一手例子。經過分析，作者（覃東生 2012:160）認為：「廣西漢語方言中『去』的多功能平行現象是語言接觸導致的結構擴散的結果，這是一種典型的語言區域特徵。在這個擴散過程中壯語是模式語，漢語方言是複製語。」乍看起來，本文和覃文的論述非常相似，但其實無論在「去」義語素的功能分類、命名、語法化路徑的描述、抑或是論證語言接觸的具體方法，本文跟覃先生的都不太一樣。從大方向來說，我們不會把「去」只當作一個單純的趨向詞處理。文章的第二節會指出：南寧地區語言的「去」義語素除了表「前往」外，還可以作「花費」義動詞。「去」的許多語法功能，相信來源於「花費」義，相反和「前往」義不見得有太大的關係。「花費」義的來源本身也需要認真探究。此外，我們也特別強調語法演變的內部機制和外部機制之間的互動。只有三種機制能產生新的語法形式：類推 (analogy)、重新分析 (reanalysis) 和外借 (borrowing)（參考 Harris & Campbell 1995；貝羅貝、徐丹 2009 等）。⁴ 前兩種是內部機制，後一種則屬外部機制。本個案清楚顯示了兩者互相作用，環環相扣，既有重新分析（如「程度事態助詞」的形成，第 3.3 節），也有外借（如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從壯語那裡遷移了「去」作為「使令事態助詞」的功能，第 4 節），三種語言的「去」義語素因而產生了一些罕見的演變模式，其過程非常複雜，並非一條簡單的語法化路徑就能解釋清楚。本文的發現，不單可以加強我們對漢語語法史的認識，甚至可以反饋語法化理論和語言接觸理論。當然，覃先生的研究還是給予筆者極大的啟發。至於本文和覃文在其他細節上的不同，我們會在稍後的章節再作交代。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主要描寫和比較「去」義語素在粵語、平話和壯語中的多功能性，舉出大量例子；第三節會追溯這個現象的源頭，並描述語義演變和語法化路徑；第四節則從接觸語言學的角度出發，思考「去」義語素的不同語法功能怎麼樣在語言之間進行遷移，也會論證遷移的方向和時間深度；第五節是結論，指出本文的貢獻所在。

2. 「去」義語素的功能：描述和比較

先列出「去」義語素在南寧地區三種語言中的形式：

⁴ 這些術語採用了貝羅貝、徐丹 (2009) 的譯法。Harris & Campbell (1995) 把「類推」稱為「擴展」(extension)。

- (a) NY: 「去」[hy³³]
 (b) BP: 「去」[hu⁵⁵]
 (c) WZ: [poi²⁴] ~ [pi³³] / [pi⁵⁵] (壯文 *bae*)

南寧粵語的 [hy³³] 和賓陽平話的 [hu⁵⁵] 毫無疑問同源。武鳴壯語的 [poi²⁴] 來源於原始壯侗語 *pəi 'go' (Li 1977a:61, 285)，跟漢語完全無關。[poi²⁴] 有兩個變體：[pi³³] 是自由變體，[pi⁵⁵] 則是充當助詞時的變體。為了方便討論，下文會用標楷粗體「去」代表「去」義語素。也就是說，這「去」不單指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的「去」，也包括了武鳴壯語的 [poi²⁴]、[pi³³] 和 [pi⁵⁵]。

據筆者的觀察，「去」有七種功能可以同時在粵語、平話和壯語中找到，但具體的出現環境並不完全一樣。那些功能，頗有一部分屬於語法化路徑上的不同階段。以下逐一介紹。

2.1 趨向動詞

在粵語、平話和壯語中，「去」最基本的功能是作趨向動詞用，表「前往」義，後頭可接處所名詞賓語，表示位移的目的地（例 (2)、(4)、(6)）：

- (1) NY: 你去，我又去。（「你去，我也去。」）
 (2) NY: 你敢獨一個人去北京？（「你敢一個人去北京？」）
 (3) BP: 你去，我□[ji⁴¹]去。（「你去，我也去。」）（覃東生 2007:49）
 (4) BP: 我去南寧過，□[maŋ²¹³]去北京過。（「我去過南寧，沒去過北京。」）
 （覃東生 2012:131）
 (5) WZ: ʔbou⁵⁵ te²⁴ poi²⁴, ha:u³⁵ muŋ⁴² poi²⁴
 NEG 3SG GO then 2SG GO
 「不是他去，就是你去。」（韋景雲等 2011:307）
 (6) WZ: kou²⁴ poi²⁴ laŋ²⁴ he⁵⁵ ʔba:t³⁵ hu⁵⁵ kwa³⁵
 1SG GO place 3SG CLF 1 EXP
 「我去過他家一次。」（韋景雲等 2011:157）

2.2 「花費」義動詞

「去」在三種語言中均可作「花費」義動詞用，相當於普通話的「花」或「用」。李方桂 (1956[2007:269]) 首先在武鳴壯語中發現這個用法。⁵ 至於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的情況，則由覃東生 (2012) 明文揭櫫。⁶ 下面是幾個例子：

⁵ 查李方桂 (1956[2007:269]) 的武鳴壯語詞彙，「去」作動詞用時有三個意思：「去」、「費去」和「失去」。「費去」和「失去」有明顯的語義聯繫，而「費去」相當於本文的「花費」。

⁶ 覃鳳余 (2007:5) 也提到廣西有些漢語方言的「去」有「花費」義，但她沒有清楚說明到底是哪幾種方言。

- (7) NY: 熬一斤酒著去幾多米？（「熬一斤酒要用多少米？」）
- (8) BP: 買件衫去一百文銀。（「買這件衣服花了一百塊錢。」）（覃東生 2012: 132）
- (9) WZ: xun²¹ poi³³ ŋan²¹ fu²¹ θø²⁴
 people GO money unlimited
 「人家花錢無數。」（李方桂 1956[2007:269]）
- (10) WZ: kau³³ poi³³ hau⁵⁵ lai³³ ŋan²¹ lo³³
 1SG GO very much money PRT
 「我失了或輸了許多錢。」（李方桂 1956[2007:269]）

覃東生 (2012:146) 指出：「『去』做『花費』義動詞時，它的賓語一般都是可以作為某種客體被花費或消耗掉的事物名詞。」我們進一步發現：花費義動詞「去」許多時候只接受帶數量的名詞充當受事賓語，不太接受光桿名詞，例如南寧粵語：「*去米」是不合語法的。花費義動詞「去」常出現在 [去_{SPEND} NP_{NUM}] 這樣的語法格式中。

2.3 趨向補語

「去」做趨向補語，有兩種情況：其一是單獨充當，構成 [V 去] 格式（例 (11)、(13)）；其二是和「上」、「落（下）」、「過」等組合為「上去」、「落去」、「過去」這種複合趨向詞，構成 [V 上 去] 等格式（例 (12)、(14)、(15)、(16)）。例子如下：

- (11) NY: 佢送兩瓶酒去。（「他送去兩瓶酒。」）（林亦、覃鳳余 2008:285）
- (12) NY: 佢擁嚙石頭落屎坑去。（「他把石頭推進糞坑裡了。」）（林亦、覃鳳余 2008:343）
- (13) BP: □[na⁴¹]送兩瓶酒去。（「他送去兩瓶酒。」）（覃東生 2007:45）
- (14) BP: □[na⁴¹]爬上木根去。（「他爬上樹去。」）（覃東生 2007:46）
- (15) WZ: ju:ŋ³³ ŋ⁴² muŋ⁴² cam³³ hou⁵⁵ ɕa:ŋ²⁴ ja:u²⁴ po:i²⁴ la⁵⁵
 so 2SG also enter Zhuang school GO PRT
 「那你也進壯校去了？」（韋景雲等 2011:400）
- (16) WZ: kja:ŋ²⁴ ŋon⁴² ɕuk³³ ci:m³³ tok⁵⁵ ɣon⁴² pla²⁴ po:i²⁴
 the.sun gradually fall down hill GO
 「太陽漸漸下山了。」（韋景雲等 2011:205）

柯理思 (2002, 2003) 在 Talmy (2000) 對位移事件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了漢語述趨式（「動詞+趨向成分」）的性質。簡單來說，漢語複合趨向詞的基本格式是 [V D_p D_d]。「D_p」（D=方向 ‘Directional’；p=路徑 ‘path’）表示客觀位移的路徑趨向詞，「D_d」

(d=指示 'deictic') 則代表主觀參照的指示趨向詞。在柯理思的框架中，「去」是個遠指的指示詞，它的作用是表示以說話者為參照點的位移。南寧粵語、賓陽平話和武鳴壯語的述趨式都可同時帶受事賓語（表示位移的客體 [theme]）和處所賓語（代表位移的起始點或終結點），它們採用的格式都是 [V NP₁ D_p NP₂ 去_{Dd}]（參看例 (12)）。這裡的「NP₁」和「NP₂」分別代表受事賓語和處所賓語。

2.4 動相補語

動相補語的功能，「是給所表述的事件增加一種終結 (telic) 的意義，跟表示完成或實現的體標記相比，它們其實是『準體標記』(quasi-aspectual marker)」(梁銀峰 2007:152)。它經常出現在 [V 去_{PC} (NP_{NUM(PATIENT)})] 這種格式中。下面有六個例子：

- (17) NY: 屋捱火燒去晒哦。（「房子被火燒掉了。」）
- (18) NY: 佢一口氣食去廿幾隻餃子。（「他一口氣吃掉二十幾隻餃子。」）（林亦、覃鳳余 2008:329）
- (19) BP: 舉次去桂林遊使去兩千文銀。（「這次去桂林玩花掉兩千塊錢。」）（覃東生 2012:132）
- (20) BP: 電腦死機了，先關去。（「電腦死機了，先關掉。」）（覃東生 2012:132）
- (21) WZ: hat⁵⁵ n⁴² tak³³ nu:ŋ³¹ ku²⁴ po:i²⁴ sɔ:ŋ²⁴ ʔan²⁴ kjo:i⁵⁵
 morning this younger.brother eat GO 2 CLF banana
 （「今天早上弟弟吃掉了兩隻香蕉。」）（韋景雲等 2011:159）
- (22) WZ: ti:u⁴² fai³¹ n⁴² tat⁵⁵ po:i²⁴ sɔ:ŋ²⁴ cɔ:n²⁴ ci⁵⁵ pan⁵⁵ tuŋ³¹
 CLF tree this cut GO 2 inch just become walking.stick
 （「這根木棍削掉兩寸才能當拐杖。」）（韋景雲等 2011:159）

「去」作為動相補語，有五點需要特別說明：

(一) 動相補語和結果補語之間有時候沒有一道清晰的界線（覃東生 2012:122），所以這裡不刻意為它們作區分。不過，含結果補語的 VP（[V-R-NP]，如「吹倒了房子」）一般都可以變換為 [NP-R]（如「房子倒了」），但含動相補語的 VP 卻不可以。我們的例子基本上都不能變換，如 (18)「食去廿幾隻餃子」就不能變換為「*廿幾隻餃子去」。

(二) 在 (17) 中「去」和完整體標記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晒」共現，證明了它還沒發展為高度語法化的體標記。

(三)「去」只能跟具 [+減少]、[+分解] 或 [+閉合] 語義特徵的動詞結合。(17) 的「燒」、(20) 的「關」、(22) 的 [tat⁵⁵]「削」，莫不如此。動詞假如沒有這些語義特徵，「去」便不能在它的後頭充當動相補語，例如南寧粵語不能說「*賺去幾百文晒」（賺了幾百塊錢），賓陽平話則不能說「*電腦先開去」。

(四) 有受事賓語的例子，賓語一定是帶數量的。(18)的賓語是「廿幾隻餃子」，(19)的賓語是「兩千文銀」，(21)的賓語是「sø:ŋ²⁴ ʔan²⁴ kjo:i⁵⁵」(兩隻香蕉)。若把數量短語刪去便不合語法。

(五) 例子中的「去」都是指向受事成分(賓語或主語)，指動詞造成受事成分的減少、消失等結果(參考韋景雲等 2011:159 對壯語的說明)。

2.5 目標格介詞⁷

「去」在南寧粵語、賓陽平話和武鳴壯語裡也可以充當前置詞(pre-position)，介引處所名詞，表示客體位移的方向或目標，具有目標格介詞的性質(參看吳福祥 2010:107)：

- (23) NY: 佢邊時又趨去北京晒？(「他什麼時候又跑到北京去了？」)(林亦、覃鳳余 2008: 313)
- (24) NY: 我細妹嫁去廣東晒。(「我妹妹嫁了到廣東去了。」)(林亦、覃鳳余 2008: 313)
- (25) BP: 舉把飛機飛去北京。(「這架飛機飛往北京。」)(覃東生 2012:132)
- (26) BP: 村內邊哦後生哥統走去廣東打工啦。(「村裡面的年輕人都跑到廣東去打工了。」)(覃東生 2012:132)
- (27) WZ: rou³¹ ŋon³¹ nai⁴² pla:i⁵⁵ poi³³ xa:k⁴²
1PL day this walk GO school
「我們今天走路去學校。」(梁敢 2010:43)

「去」作為目標格介詞和趨向補語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它們的基本格式：前者是 [V 去_{PREP} NP]，其中 V 不是路徑趨向詞；後者是 [V NP 去_{Dd}]，其中 V 只能是路徑趨向詞。從這個角度看，兩種格式形成了互補分布。試比較南寧粵語「行去河邊」(走到河邊去)和「落河邊去」(下河邊去)。前一個例子的「去」是目標格介詞，後一個例子的「去」是趨向補語。

2.6 程度事態助詞

「去」義語素也可以置於句末，強調事件的結果或狀態達到極深或令人感到意料之外的程度，帶誇張的色彩。一般採用的格式是 [VP 去_{PRT}]。覃東生 (2012:124) 把這一類「去」稱為「程度感嘆助詞」。但由於相關的例子不一定帶感嘆語氣，所以本文還是依照林亦、覃鳳

⁷ 覃東生 (2012) 沒有特別提到「去」的這個功能。他把平話相關的例子 (25) 和 (26)) 都歸入「趨向補語」一類之中。

余 (2008:339)，把它視為事態助詞。為了和另一類事態助詞（第 2.7 節）作區分，本文把這一類「去」稱為「程度事態助詞」。例子有：

- (28) NY: 落雨落到心煩去。（「下雨下得使人心煩。」）
 (29) NY: 佢捱狗咬成幾次去。（「他被狗咬了幾次。」）
 (30) NY: 臭多，蒼蠅都飛來去。（「太臭，蒼蠅都飛來了。」）（林亦、覃鳳余 2008: 339）
 (31) BP: 呢果子甜到膩去。（「這些水果甜得發膩。」）（覃東生 2012:133）
 (32) BP: 今日有哪門事咁快，吃酒去？（「今天有什麼事情那麼高興，要吃酒？」）（覃東生 2012:133）
 (33) WZ: ti:u⁴² ta³³ n⁴² lak³³ ka⁴² ɣai³¹ poi²⁴
 CLF river this deep really GO
 （「這條河深極了。」）（韋景雲等 2011:161）
 (34) WZ: ti:u⁴² ɣon²⁴ he⁵⁵ kwa:ŋ³⁵ jup⁵⁵ jup⁵⁵ poi²⁴
 CLF road that wide IDEO GO
 （「那條路寬寬的。」）（韋景雲等 2011:160）
 (35) WZ: lu:ŋ³³ kwa³⁵ wun⁴² ʔjou³⁵ poi²⁴
 pretty COMP people live GO
 （「比人住的還亮堂。」）（韋景雲等 2011:416）

前人儘管早已留意到南寧粵語的「去」有這種特殊的用法，但他們的描述卻跟筆者的記錄有所不同。像謝建猷 (1994:37) 認為這個「去」「常常用來表示某種行為、動作持續的趨向」，歐陽覺亞 (1995:51) 也有類似的意見。筆者曾經用他們所舉的例子（「啲雨落到天光去」[雨下到天亮]）向南寧粵語的發音人反覆查詢。發音人覺得句末的「去」還是強調下雨時間的長久，沒有任何「動作持續趨向」之義。另一方面，謝建猷 (1994) 注意到句末的「去」常常和「到」合用，構成 [VP 到 V(N)P 去] 格式。他的觀察無疑是正確的。在筆者的語料中就不乏這樣的例子（如例 (28)）。這裡還有兩點需要補充：（一）由於句末的「去」已經高度語法化，所以它可以出現在趨向補語的後頭，如 (30)「蒼蠅都飛來去」。這個例子應該分析為 [[V 來_{Dd}] 去_{PRT}]。⁸「來」和「去」絕對不在同一層次之上，更加不是一個詞。⁹（二）

⁸ 南寧粵語可以說「太冷多，狗都有願意出去去」（太冷了，連狗都不願意出門），賓陽平話可以說「個個星期都著去南寧出差，把你去得有願意去去」（每個星期都得去南寧出差，讓你去到不願意再去了）（覃東生 2012:129, 133）。例句中句末的「去」是程度事態助詞，在它前面的「去」是趨向補語。這種句子的格式是 [[V 去_{Dd}] 去_{PRT}]。

⁹ 近代漢語和好些現代漢語方言都有「來去」這樣的複合趨向詞，如閩南語：「我卜來去食飯」（我要去吃飯）。參看徐丹 (2005:342–343)。這種「來去」絕對不能和南寧粵語、賓陽平話的 [V 來 去] 格式等量齊觀。

壯語句末的 [po:i²⁴] 大量出現在 [VP IDEO] 結構之後（例 (34)）和比較句之後（例 (35)）。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的狀態詞後綴和比較句均不能帶「去」。從這個角度看，作為表程度的事態助詞，武鳴壯語 [po:i²⁴] 出現的限制比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的「去」都要小。

2.7 使令事態助詞

「去」另一個三種語言共有的語法功能，本文稱之為「使令事態助詞」。它表達說話者希望、請求、建議或警告聽話人朝著述補結構所指的方向發展。這種結構常常、但不一定出現在祈使句中。林亦、覃鳳余 (2008:340) 把「去」這種用法稱之為表「祈使語氣」的事態助詞，覃東生 (2012:§4) 則稱之為「事態發展助詞」。這一類「去」往往出現在述補結構之後（但不一定在句末），構成 [V (NP) R 去_{PRT}] 格式。例子有：

- (36) NY: 掃乾淨間屋去，今晚給佢哋來住。（「把這房間打掃乾淨，今晚讓他們來住。」）（林亦、覃鳳余 2008:340）
- (37) NY: 擰鉸剪剪兜繩斷去！（「用剪刀把繩子剪斷！」）
- (38) BP: 吃菜齊去，飯吃冇齊冇要緊。（「把菜吃完，飯吃不完不要緊。」）（覃東生 2012:133）
- (39) BP: 呢水著燒川去啊吃得。（「這些水得燒開才能喝。」）（覃東生 2012:133）
- (40) WZ: you⁴² ku²⁴ ti³⁵ n⁴² li:u³¹ po:i²⁴
IPL drink some this finish GO
「我們喝完這點（酒）！」（韋景雲等 2011:161）
- (41) WZ: kwe⁵⁵ ŋu⁵⁵ kou³⁵ ya:p³⁵ po:i²⁴
cut grass reach.for CLF GO
「割草夠一擔為止！」（韋景雲等 2011:161）

明顯地，這些句子只能出現在未然的語境中，而且一般以說話的時間作為參照點。如 (36) 說出的時候，房間還沒打掃好；當聽話人聽到 (41) 時，他割的草還不足一擔。這個現象不難解釋：「去」既然有祈使、建議或警告之意，那就表示事件還沒發生。儘管如此，整個事件還是表達了「將現」(future accomplishment) 的意思 (Luo 1990:169–170)。前面提過，作為使令事態助詞的「去」經常出現在述補結構之後，如 (37) 的述補結構是「剪斷」，(38) 則是「吃齊」。補語那個成分，可以理解為說話者要求聽話人所做的動作或狀態達到的程度（參考覃東生 2012:129）。再以 (37) 和 (38) 來作說明。前者不單要求聽話人剪繩子，還要剪斷；後者則建議聽話人多吃菜，而且最好吃完。從句法位置上來說，這一類「去」一般出現在句末，但也能出現在小句之後（如 (39)），這和程度事態助詞一律只出現在句末有所不同。

以上七種語法功能是南寧粵語、賓陽平話和壯語共有的。下面介紹兩種只出現在個別語言中的功能。

2.8 傀儡可能補語

傀儡可能補語 (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 一般採用 [V 得 去] 或 [V NEG 去] 格式，當中的補語成分「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其作用在於使可能式成為可能」（Chao 1968，中譯本 2010:210），例子包括現代漢語「這飯我吃不下了，裡面淨是沙子」的「了」、以及近代漢語「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朱子語類》卷二十五）的「去」（李明 2004:308–309）。根據我們的調查，南寧粵語和壯語的「去」在某些情況下都能充當傀儡可能補語：

(42) NY: 佢嘅普通話仲過得去。（他的普通話水平也還可以。）

(43) WZ: te²⁴ ku³³ pjak⁵⁵ kwa³⁵ dai⁵⁵ pai²⁴
3SG do dishes pass CM GO
「他做菜過得去。」（李錦芳教授提供）

(42) 和 (43) 分別表示施事者的普通話水平和廚藝還能過關。應該承認：這種結構在南寧粵語和武鳴壯語中都不太能產，它只能出現在一些業已凝固的結構中。其他一些邕潯片粵語（如百色粵語）和賓陽平話都不用「去」作為傀儡能性補語。

2.9 完整體標記¹⁰

武鳴壯語的體系統相當複雜，其中完整體標記就至少有 [li:u³¹]「了」、[^ʔdai⁵⁵]「得」、[po:i²⁴] 三個（Luo 1990:§3；梁敢 2010:§2.2；韋景雲等 2011:142–143）。¹¹ 它們有明確的分工，但某些情況下也可以互換。先看兩個以 [po:i²⁴] 作完整體標記的例子：

(44) WZ: te²⁴ ŋa:i⁴² ma²⁴ hap³³ poi²⁴ sɔ:ŋ²⁴ ʔba:t³⁵
3SG PASS dog bite GO 2 CLF
「他被狗咬了兩次。」（韋景雲等 2011:159）

(45) WZ: te²⁴ mup³³ ɣa:i²⁴ poi²⁴ sɔ:ŋ²⁴ tu⁴² kuk⁵⁵
3SG beat die GO 2 CLF tiger
「他打死了兩隻老虎。」（韋景雲等 2011:159）

從這兩個例子可以清楚看到 [po:i²⁴] 作為完整體標記和作為動相補語有什麼不同。在 (44) 中，受事成分的數量並沒有因為動作 [hap³³]「咬」的實現而減少。這裡 [po:i²⁴] 的主要功能

¹⁰ 其中一位評審員建議把第 2.8 節和第 2.9 節併入第 2.4 節「動相補語」中，認為這樣做既可節省章節數目，也可以避免為單一種語言其中一個功能設立獨立的一節。但其實本文這樣做，正正是為了彰顯幾種語言「去」義語素功能上的差異，所以筆者沒有遵照他的意思作出改動。

¹¹ 其實羅永現 (Luo 1990)、梁敢 (2010) 和韋景雲等 (2011) 所討論的完整體標記都不止這三個，例如梁敢 (2010) 提到 [pan³¹]「成」，韋景雲等 (2011) 則討論過 [lu³³]（語源不明）。這裡列出的三個標記都是三家共有的。

是標示動作的實現和完整性。(45)的 [po:i²⁴] 則出現在述補結構 [mup³³ ya:i²⁴]「打死」之後，所以它肯定不是補語，¹² 而是體標記，其格式是 [V R 去_{PFV} NP]。¹³

當完整體標記 [po:i²⁴] 出現時，一般是以說話時間作為參照點（例 (44)、(45)），但也可以配合假設完成的語境：

- (46) WZ: te³⁵ tou²⁴ ho:i²⁴ po:i²⁴ you⁴² ci⁵⁵ ?dai⁵⁵ hou⁵⁵ po:i²⁴
 wait door open GO 1PL just allow enter
 「等門開了咱們才能進去。」（韋景雲 2011:160）

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只有前面分句所反映的情況實現（tou²⁴ ho:i²⁴ po:i²⁴「門開了」），後續分句所反映的情況（you⁴² hou⁵⁵ po:i²⁴「咱們進去」）才能成立。句中的完整體標記 [po:i²⁴] 可以用 [li:u³¹]「了」替換。

如果由形容詞充當謂語，[po:i²⁴]「去」則表示行為對象發生了變化，而且情況還持續著，具有 [+實現] [+持續] 的語義特徵。這種用法往往是針對預期情況而言的，表示超過了或未達到目標（參考韋景雲等 2011:160 的說明）。梁啟 (2010:43) 把這種用法稱為「狀態變化標記」。筆者認為它還是完整體標記，只是在配合動詞和形容詞時有不完全一樣的表現而已。舉兩個例子：

- (47) WZ: ti:u⁴² pu³³ n⁴² rai⁴² po:i²⁴ ti³⁵
 CLF clothes this long GO a.bit
 「這件衣服長了一點。」（韋景雲等 2011:160）
 (48) WZ: ta³³ ce⁵⁵ sa:ŋ²⁴ po:i²⁴ ta³³ nu:ŋ³¹ ha⁵⁵ co:n³⁵
 elder.sister tall GO younger.sister 5 inch
 「姐姐比妹妹高五寸。」（韋景雲等 2011:160）

(47) 的 [rai⁴²]「長」和 (48) 的 [sa:ŋ²⁴]「高」都是行為對象已經發生變化並持續的狀態。這種格式後面還可以加上數量短語，表示和預期情況／目標的差距。(48) 甚至出現了比較對象 [ta³³ nu:ŋ³¹]「妹妹」，使它的格式和比較句的十分接近（參看例 (35)）。但由於表目標差距的數量短語 [ha⁵⁵ co:n³⁵]「五寸」不能刪去，所以 [po:i²⁴] 不能視為比較句的標誌。

[po:i²⁴] 充當完整體標記時，對動詞的語義有較大的限制，¹⁴ 相關的動詞一定不能帶 [+獲得] 義。下面兩個例句都不合語法：

¹² 在討論漢語南方方言的情況時，劉丹青 (1996:17) 即以「能否用在動結式後」區分「補語性體標記」（略相當於本文的「動相補語」）及「純體標記」。「補語性體標記」可以出現在動結式後，「純體標記」則不能。他的標準，也大致適用於壯語。

¹³ 和 [li:u³¹]「了」不同，作為體標記的 [po:i²⁴] 不能出現在整個謂語之後，即 [V R NP 去_{PFV}] 是不合語法的 (Luo 1990:162–163)。

¹⁴ 羅永現 (Luo 1990:161–162) 指出：壯語中作為完整體標記的「去」可以和「帶目標的程序動詞」(process verb taking target objects) 結合，如「*ɕwǎy pǎy sǎam lǎi nǎ*」(plough-PFV-3-CLF-field = 'ploughed three patches of field')。這一種「去」的語法化程度最高，可以和另一完整體標記 *liəu*「了」互換。

- (49) WZ: *ŋon³¹ nai⁴² te³³ to⁵⁵ hiŋ³¹ poi³³ ha⁵⁵ fa:n³¹ mo:n³¹
 day this 3SG gamble win GO 50,000 money
 「今天他賭贏了五萬塊。」（梁敢 2010:44）
- (50) WZ: *hou⁵⁵ pi³³ nai⁴² tou⁵⁵ te³³ pi³¹ poi³³ cip⁴² kan³³
 enter year this come 3SG fat GO 10 catty
 「這年來他肥了十斤。」（梁敢 2010:44）

要使這兩句變得合語法，必須把完整體標記改換為 [^ʔdai⁵⁵]「得」。²⁴[poi³³]作為完整體標記時有這樣的限制，應該和它本來的語義具有 [+消失]、[+分解]、[+閉合] 的特徵有關。從結合的動詞語義類型來看，[po:i²⁴] 和 [^ʔdai⁵⁵]「得」這兩個完整體標記出現的環境幾乎是互補的 (Luo 1990:174–179)。

3. 「去」的語義演變路徑及語法化路徑

為南寧地區語言的「去」擬構語義演變路徑及語法化路徑，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其難處主要在於兩點：(一)「去」的義位／語法功能極為豐富。我們一方面要把那九個義位／語法功能都排到合理的位置上，另一方面要清楚說明演化的過程，並給出充分的證據。(二)在本文調查的三種語言中，「去」都有「前往」和「花費」這兩個最基本的義位。這兩個義位錯綜複雜的關係，使「去」的演變路徑更難掌握。事實上，討論漢語「去」語義演變／語法化的文獻毫不缺乏（參考第一節），可是前人的注意力往往只集中在某幾個功能上，而且無論討論的對象是古漢語、抑或是現代漢語方言，其「去」的多功能性似乎都無法與南寧地區那三種語言媲美。可以說，「去」的語義演變和語法化路徑的全景還沒被揭示出來。

本文相信，語義演變的方向和語法化的方向都具普遍性。因此，下述擬構應同時適用於三種語言——儘管有些時候我們只會舉其中一兩種語言的例子。

這裡還要稍為說明一下「語義演變」和「語法化」的區別。語義演變是實義詞通過引申等方法，使義位擴大、縮小或轉移。但無論是演變前、還是演變後的義位，都在實義詞的範圍內。語法化是指實義詞在某一格式下演變為語法詞，或者是語法詞在某一句法格式下演變為更虛的語法詞。

3.1 語義演變：趨向動詞 > 「去除」義動詞 > 「花費」義動詞

上古漢語的「去」作為趨向詞時只有「離開」義，沒有「前往」義，因此「孟子去齊」（《孟子·公孫丑下》）只能理解為「孟子離開齊國」。「去」由「離開」義演變為「前往」義，大概始於兩晉，但到了唐代才真正普及起來。這其中涉及非常複雜的過程，並不是

單純的引申，本文不擬詳探（參看徐丹 2005 和 Xu 2006 的綜合討論及其所引文獻）。我們有興趣知道的是：「離開」和「去」的其他義位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

「去」早在上古漢語裡就已經發展出「去除」這個義位，如「見惡，如農民之務去草焉」（《左傳·隱公六年》）。這種用法還保存在許多現代漢語方言中，如香港粵語：「呢種洗頭水可以去頭皮嘅」（這種洗髮水能除頭屑的）。由「離開」義發展為「去除」義，屬語義演變中的「轉移」（參看蔣紹愚 2005:77–81）。「去」作為趨向詞時，指向由處所名詞短語充當的賓語；當它作為「去除」義動詞時，則指向由一般名詞充當的賓語。參看下圖：

(51) 上古漢語「去」所出現的格式及其包含的義位

$$\text{「去」} \left\{ \begin{array}{l} \text{「離開」義動詞：[去 NP}_{\text{Loc}}\text{]} \text{（[離開]+[處所]）} \\ \text{「去除」義動詞：[去 NP]} \text{（[離開]+[物件]）} \end{array} \right.$$

既然「去」的「去除」義是由「離開」義發展而來，那麼它跟「前往」義（「去」後來發展出來的義位）就應該沒有太大的關係了。這個認識相當重要，稍後還會談到。

現代漢語的「去」已經沒有「離開」這個義位了，而「前往」和「去除」這兩個義位則從古漢語裡保留下來。至於「花費」義，顯然是源於「去除」義。具體一點說，它是「去除」義範圍的「縮小」（參看蔣紹愚 2005:76–77）：「去除」的義素是 [離開]+[物件]，而「花費」的義素則是 [離開]+[可消耗的事物]。「可消耗的事物」只是芸芸眾多「物件」的其中一種。也就是說，由「去除」義發展至「花費」義，原來的義位增加了限定性義素。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的「去」做實義詞時雖然只有「前往」義和「花費」義，但有理由相信它曾經也有過「去除」義，因為「花費」義是經由「去除」義演變出來的。第 3.4 節會作更詳細的分析。

「去」作為實義詞的四個義位——「離開」、「前往」、「去除」、「花費」，上文已經一一介紹過了。下圖是它們之間的演變關係。虛線方框代表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所擁有的義位。

(52) 「去」的語義演變



如果我們所處理的只有漢語方言，那當然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問題是武鳴壯語的「去」同時也有「前往」和「花費」這兩個義位。需要知道，壯語的「去」並不像古漢語那樣具有「離開」義。¹⁵ 可是根據 (52)，「前往」這個義位和「去除」、「花費」這兩個義位

¹⁵ 壯侗語「離開」(to leave)一詞可能借自漢語的「離」，如泰語 *laa* (Li 1977a:133)。

中間是沒有任何連接的。¹⁶ 從這點出發，我們認為：早期壯語的「去」之所以有「去除」義，是受漢語影響的結果。也就是說，是語言接觸使壯語的「去」發展出「去除」義。至於這種現象形成的具體機制，留待第四節再作交代。

3.2 語法化：趨向動詞>趨向補語>目標格介詞

「去」如何由趨向動詞發展為趨向補語，前人已有相當充分的討論（漢語方面，參看第一節所引文獻；壯侗語方面，參看曹廣衢 1994），在此不贅。而目標格介詞的形成，相信源於動趨式 [V 去]（參看吳福祥 2010:107 對南寧粵語相關格式的討論）。當 V 不是「上、落」等路徑趨向詞時，處所名詞便出現在整個格式的後方，構成 [V 去 NP_{Loc}]。「去」在這種格式中由趨向補語進一步語法化為目標格介詞，其功能是介引處所名詞。

3.3 語法化：趨向動詞>程度事態助詞

「去」表趨向時，表示背離指示中心的運動。它既可以是有目標、有限度；也可以是無目標、無限度。由於「去」有無限度的一面，所以它能強調事件的結果或狀態達到使人感到意外的程度（參考李明 2004:300–302）。程度事態助詞的形成，我們認為是連動式 [VP₁ 去_{v2}] 重新分析的結果。林亦、覃鳳余 (2008:339) 舉了南寧粵語中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 (53) NY: 今物有乜嘢重要嘅事，穿西裝去？（「今天有什麼重要的事，穿西裝去 [參加]？／今天有什麼重要的事，要穿西裝這樣隆重？」）

這句子是有歧義的。句中的「去」，可以理解為趨向動詞，這樣「穿西裝去」就是連動式 [VP₁ 去_{v2}]；但也可以把「去」看成是程度事態助詞，如此「穿西裝去」所表達的是「穿西裝這樣隆重的程度」，其格式為 [VP 去_{PRT}]。這種帶歧義的句子，提供了語法化過程中的「搭橋語境」(bridging context) (Heine 2002)，也說明了連動式的重新分析是「去」作為程度事態助詞的源頭。¹⁷ 注意這個「去」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出現在句末，後面不能帶賓語，表示了「去」的無限度。

¹⁶ 我們不能完全排除「前往>去除」這種語義演變的可能性。正如李明 (2004:291) 指出：「『去』指明動作者向背離說話人在說話時間的方位移動」。因此，「前往」本身就隱含了「離開」，而「離開」正是「去除」其中一個義素。但這種解釋非常曲折，而且不能解決指向的問題（「去除」「指向是賓語，即受動者被移動」；「前往」則指向主語，是施動者自移。參看徐丹 2005:352），遠不如「離開>去除」那樣來得自然。更何況在漢語方言中，「前往」和「去除」普遍都是由同一個「去」表達出來的。這使我們深深懷疑壯語「去」的「去除」義是不是源於語言的內部發展。

¹⁷ 需要強調的是：南寧粵語並不是該地區唯一一種擁有這種歧義的語言。事實上，賓陽平話和武鳴壯語也有類似的現象。我們只是以南寧粵語作為代表而已。

漢語動詞的句法演變和連動式息息相關（參見 Peyraube 1996；Djamouri & Paul 2006；Chappell & Peyraube 2011）。動態助詞「了」、「著」、助動詞「能」、「會」、介詞「把」、「將」、以及副詞「還」、「就」的產生都源於連動式的重新分析（邢志群 2003）。現在知道，程度事態助詞「去」也是屬於同一類例子。

3.4 語法化：趨向動詞／「去除」義動詞／「花費」義動詞＞動相補語

梁銀峰 (2007:152–174) 仔細地考察了古漢語中趨向動詞「去」語法化為動相補語的路徑。首先是西漢時代 [V 去] 格式的出現。如果 V 是動作動詞（如「逃」），表示從此地到彼地所發生的位移運動；如果 V 不是動作動詞（如「滅」），「去」便有虛化的趨勢，但還不能算是動相補語。到了南北朝，「去」慢慢引申出「後、以後」的意思。它經常跟在某些狀態形容詞和不及物動詞之後，表示某種狀態發生了以後，接著發生另一件事，其格式是 [V 去 VP₂]。「VP₂」必須出現，這樣語義才比較圓滿。到了唐代，[V 去] 的語義漸趨自足，不一定需要後續分句，這時候「去」最主要的功能是表情狀的出現，可以確認為動相補語。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某些 [V 去_{pc}] 的例子應該是古漢語子遺，例如「斷去」、「偷去」等等。它們都有相當程度的詞彙化傾向。

可是，我們認為：三種語言動相補語「去」的主要源頭並不是趨向動詞，而是「去除」義動詞或「花費」義動詞。徐丹 (2005:352) 敏銳地指出：古漢語「V 去」的句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V 去[+掉]」，V 的內涵往往和「除」義有關；另一類是「V 去[+離]」，V 的語義內涵常常是移動動詞。這種分類，也大致適用於本文所討論的三種語言。這裡需要進一步指出：「去」作為「去除」義動詞或「花費」義動詞時，本身就經常帶賓語（而且是帶數量的賓語）。所以，「使去兩千文銀」（=例 (19)。這是賓陽平話的說法。南寧粵語和武鳴壯語的說法與之一致）既可理解為連動式，即：「使錢」+「去兩千文銀」；也可以理解為簡單的述賓式，即「花掉兩千塊」，「去」是動相補語，表示動作的實現。依照上述的分析，這一類 [V 去_{pc} NP_{NUM}] 格式是通過連動式 [V₁ 去_{v2} NP_{NUM}] 重新分析而形成的。¹⁸ 由「去除」義動詞演變為表動作實現的體標記這種語法化路徑還可以在世界其他語言中找到，如非洲南部 Kxoe 語的 *xũ* 既表「離開、放棄、失去」，又表「完結」(Heine & Kuteva 2002:189)。¹⁹

古漢語作為動相補語的「去」一般出現在 [V 去] 格式中，極少帶賓語，這是因為它「由實詞變為動相補語不是由於前面動詞語義類型的擴大，而是由於自身句法位置的改變」（梁銀峰 2007:172）。相反，本文所調查的三種語言，[V 去_{pc}] 格式以帶受事實語為常。這也說明了古漢語和現代南寧地區語言的動相補語「去」有不一樣的形成過程。

¹⁸ 覃東生 (2012:132) 雖然注意到「使去一百文銀」之類的格式中「去」的語義較實在，但它沒有把「去除」義動詞／「花費」義動詞和動相補語聯繫起來。他認為動相補語是趨向補語語法化的結果（覃東生 2012:150）。

¹⁹ 從類型學上說，「離開」義語素容易語法化為表「完結」的語法標記，但「前往」義語素卻很少採取這種路徑 (cf. Heine & Kuteva 2002)。

以往學者討論「去」的語法化過程時，常拿它跟另一趨向動詞「來」作對比（如李明 2004；梁銀峰 2007）。然而，南寧地區語言的動相補語「去」主要源自「去除」義動詞或「花費」義動詞。真正跟「去」對立的似乎不是「來」，而是「得」。武鳴壯語 [ʔdai⁵⁵]「得」和 [poi²⁴] 做動相補語／完整體標記時，呈互補分布，正好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這裡還要說明一下：為什麼幾種語言的「去」幾乎都找不到「去除」義？這可能和「語法源義的消失」有關。邢志群 (2003:100) 把「語法源義」定義為「一個詞進入語法化時表達的意思」。她留意到：不少漢語動詞在語義演變（邢志群所說的「語義演變」不限於實義詞）的過程中都會經歷三個步驟：（一）語法源義發展階段；（二）語法義發展階段；（三）語法源義消失和語法義強化階段。最後一個階段最值得關注。邢志群 (2003:104) 認為：隨著一個詞的語法化程度加深，它的語法源義可能會隨之而丟失，這是由於說話人和聽話人對有關句子結構和語用規範的主觀理解所致。再以「使去兩千文銀」為例。「使去」最初的句子結構是連動式；它的語用規範是「去」表示「失掉、費掉」的意思，而它的受事名詞（「兩千文銀」）同時又跟另一動詞「使」有某種關係。在這情況下「去」的語法源義便會受到削弱，而它的語法義（動相補語）則不斷強化。漢語的「把」和「將」就是同類的例子。今天我們只知道它們的語法義，幾乎不知道它們都是由動詞演變過來的。「去除」義另一個消失的原因，是它在三種語言裡都已經轉化為「花費」義。其實，「去」語素今天擁有「花費」義，已經足以說明它曾經有過「去除」義。

3.5 動相補語＞使令事態助詞

使令事態助詞是由動相補語進一步語法化而來的。我們可以以賓陽平話的例子作說明。先看看 (54) 和 (55)：

(54) BP: 呢舊報紙冇取啊，賣去。（「這些舊報紙不要了，賣掉。」）（覃東生 2012:152）

(55) BP: 根木根攔路多，砍去。（「這棵樹太擋路了，把它砍掉。」）（覃東生 2012:152）

從格式上來說，這些出現在句末的動相補語「去」都承載了祈使的語氣，為進一步語法化提供了契機。從語義上來說，表使令的事態助詞雖然出現在未然的語境中，但都有「將現」的意思。羅永現 (Luo 1990:170) 甚至認為它屬於「主觀將來完整體標記」(subjective future perfective marker)。動相補語表動作或狀態的實現。這點可以和表「將來實現」的使令事態助詞聯繫起來。上述兩個例句都出現在所謂的「搭橋語境」裡，但它還不能算是使令事態助詞。真正的使令事態助詞，出現在 (38)「吃菜齊去」中。「去」的位置在述補式之後，不能再理解為動相補語。它已經語法化為一個表達類似祈使語氣的助詞。這例子出現在 Heine (2002) 所說的「轉換語境」(switch context) 中。至於 (39)「呢水著燒川去啊吃得」的「去」，位置在句末以外，而且不需要依靠語境的烘托，也能表達其語法意義，其語法化程度

比 (38) 的「去」還要高。Heine (2002) 所定義的「固化語境」(conventionalized context)，從這例句中可以體現出來。

漢語普遍有這樣的傾向：動詞後的「來」可以表示結果可見、可感知、或者是說話人所企望的。相反，動詞後的「去」表結果不可見、不可感知、或者是說話人所不願見的（李明 2004:305–307）。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用動詞後的「去」表祈使、建議、希望、請求，在漢語方言中並不常見。²⁰

3.6 動相補語 > 傀儡可能補語

動相補語「去」另一個語法化方向是演變為傀儡可能補語，這和普通話「了」的語法化路徑（動相補語 > 傀儡可能補語）是一致的。當「去」充當傀儡可能補語時，趨向義和實現義已經完全消失。它只是一個充數的補語（參看李明 2004:308–309）。²¹

3.7 動相補語 > 完整體標記

動相補語是完整體標記其中一個最主要的來源，這點前人已作過反覆的論述，殆無異議。例如 Bybee et al. (1994:57–61) 認為完結體 (completive) 是完成體 (anterior) 和完整體的源頭。完結體實質上就是動相補語的其中一種（參看陳前瑞 2008:§4；董秀芳 2009）。漢語的完整體標記「了」、「著」都是由動相補語語法化而來的。壯語的 [po:i²⁴] 的演變模式也應該一樣。這裡需要再強調一下：壯語的動相補語 [po:i²⁴] 主要源自「去除」義動詞或「花費」義動詞，而不是趨向動詞。因此，如果要追溯壯語完整體標記 [po:i²⁴] 的語法源義，就應該從「去除」義動詞或「花費」義動詞著手。這點可從 [po:i²⁴] 不能與 [+獲得] 義動詞配合（第 2.9 節）得到確認。²² 董秀芳 (2009) 認為某些閩語方言（如福州、汕頭、海口）用「去」做完整體標記，很可能是來源於「去除」義，跟「前往」義無關。如果屬實，那麼福州等閩語方言的「去」和壯語的 [po:i²⁴] 便有著相似的語法化路徑了。

3.8 語義演變及語法化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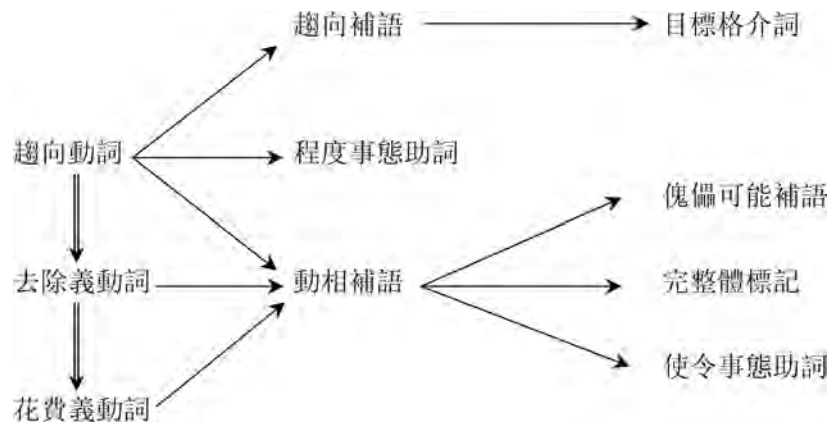
下圖是南寧地區三種語言「去」的語義演變（以「 \longrightarrow 」表之）及語法化路徑（以「 \longrightarrow 」表之）：

²⁰ 普通話「VP 去」的「去」可表目的（Chao 1968，中譯本 2010:221–222）。目的和使令的性質並不完全一樣。

²¹ 吳福祥 (2010:101) 指出，傀儡可能補語「來」的語法化路徑為：趨向動詞 > 趨向補語 > 傀儡可能補語。本文認為傀儡可能補語「來」也是源於動相補語。一來可以參照「了」的語法化路徑，二來用「來」當傀儡可能補語的方言也用它當動相補語，如香港粵語：「人工加嚟 (=來) 都有用」（工資漲了也沒用，「嚟」當動相補語），「呢件事咁難，我做唔嚟。」（這件事這麼難，我做不來，「嚟」當傀儡可能補語）（張洪年 2007）。

²² 這相信和 [po:i²⁴] 本來的語義特徵有關。Hopper (1991) 把這種現象稱為「滯留」(persistence)。

(56) 「去」的語義演變及語法化路徑



對於漢語和壯語「去」的語法化路徑，前人已有頗多討論，並有一定的共識。本文在論證的過程中吸收了他們若干分析。但和他們的擬構比較，本圖仍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 既關心語法化路徑，也重視語義演變的方向：本文特別強調，「去」除了作為趨向動詞外，在南寧地區的三種語言中也能充當「花費」義動詞，而「花費」義相信來源於「去除」義。「去」做實義詞時已經有兩三個義位，為日後複雜的語法化埋下了伏線。

(二) 動相補語是整個語法化過程的樞紐：動相補語有趨向動詞、「去除」義動詞和「花費」義動詞三個來源，而它本身又進一步語法化為傀儡可能補語、完整體標記和使令事態助詞，構成「多向語法化」(poly-grammaticalization)。可以說，南寧地區語言「去」的大部分功能都可以跟動相補語拉上關係。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本圖中的動相補語主要源於「去除」義動詞和「花費」義動詞，源自趨向動詞的反而是少數（可能只局限於兩種漢語方言某些已經凝固的結構），所以「去」的語法化和趨向義的關係其實並不突出。趨向動詞的典型語法化路徑（參看第一節）也許不完全適用於我們的例子上。這點和以往相關研究的觀察角度有所不同。

(三) 標示了特殊的語法功能：圖中有兩個少見於其他漢語方言或古漢語的語法功能：程度事態助詞和使令事態助詞。前者源於連動式[V 去]的重新分析，後者則由動相補語發展而來。

(四) 三種語言所擁有的義位／語法功能數目並不一樣：(56) 標示了十個「去」的義位和語法功能，除了「去除」義外，擁有其餘九個義位／語法功能的，只有壯語一種語言。南寧粵語有八個義位／語法功能，賓陽平話則只有七個。在三種語言中，只有壯語用「去」充當完整體標記。完整體標記由動相補語進一步語法化而來，語法化程度最高。我們知道：一個多功能語素如果證實在同一地區的不同語言中被「複製」(replicate)，那麼它的語法化程度就決定了哪種語言是模式語(model language)、哪種語言是複製語(replica language)。這是本文第四節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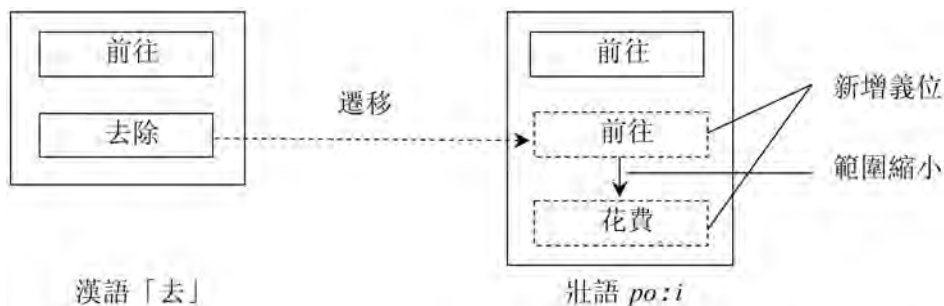
4. 詞彙複製與語法複製

本個案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在於它牽涉到兩次方向、形式、甚至可能連地點都不一樣的語言接觸。「去」在南寧地區的語言中有那麼豐富的義位和語法功能，即緣於此。這裡先簡單地把大概說一說。第一次語言接觸，壯語的前身以漢語作為模仿的對象，使自己的「去」增加了一個義位：「去除」。遷移 (transfer) 的方向為：早期漢語 > 早期壯語。具體發生的時間，可能在一千年以上，地點是中國的西南方（但不一定在廣西境內）。第二次語言接觸，漢語方言（賓陽平話和南寧粵語的前身）把壯語「去」的多功能模式「複製」到自己身上，屬於「接觸引發的語法化」(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這次接觸遷移的方向是：壯語 > 南寧粵語／賓陽平話。至於發生時間，應該在邕潯片粵語遷入廣西之後，最多只有兩百年歷史，地點就在南寧一帶。這兩次接觸相距可能達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期間「去」在壯語（尤其是北部壯語）裡經歷了「多向語法化」，發展為多功能語素。現在把具體論證都拿出來，以證明上述的說法。

4.1 第一次接觸

正如第 3.1 節所說，早期壯語的「去」只有「前往」義，而「前往」義由於指向的關係，不太可能引申出「去除」義。加上「去」在漢語中早就發展出「去除」這義位，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早期壯語通過和某種漢語方言接觸，把漢語「去」的「去除」義位借了過去。這種遷移只涉及語義，不涉及語音形式。也就是說，壯語沒有把漢語「去」的讀音借過去，不是一般的借詞 (loanword)。在 Heine & Kuteva (2010:87) 的體系中，這種個案屬於「詞彙複製」(lexical replication) 的範疇。「詞彙複製」和「語法複製」(grammatical replication) 同處「複製」的下位，和涉及語音形式的「借用」(borrowing) 相對。「詞彙複製」在語言發展史上屢見不鮮，並非什麼稀奇古怪的現象。例如漢語的「星」本來只是指天文學定義的星體，但受英語 'star' 多義性的影響，現在也能指「歌星」、「影星」的「星」。圖 (57) 概括了壯語「去」義語素中「去除」這個義位的形成過程：

(57) 詞彙複製：「去」義語素中「去除」義位的遷移



這次接觸的規模雖然可能比第二次接觸（壯語＞南寧粵語／賓陽平話）小，過程也相對簡單，但其重要性絕對不容忽視。如果不是因為接觸，壯語的「去」便不可能發展出「花費」這個義位（「花費」義由「去除」義演變而來，見 3.1 節），而動相補語、完整體標記、使令事態助詞等語法功能也統統無從談起。可以說，這次接觸為壯語埋下了日後「去」走向「多向語法化」的種子。

4.2 第二次接觸

至於第二次接觸，過程比第一次複雜得多。要充分理解這次接觸，必先回答三個問題：(一) 怎麼知道三種語言「去」的多向語法化和語言接觸有關？(二) 如果真的涉及語言接觸，那怎麼知道遷移的方向是「壯語＞南寧粵語／賓陽平話」？(三) 這次接觸，「去」有什麼義位／語法功能被遷移了？遷移的過程是怎樣的？下面依次討論。

幾種語言擁有某個相同的語法範疇和語法化路徑，不外乎五個原因：(一) 它們具發生學關係 (genetic relationship)。相同的語法範疇／語法化路徑是共同存古 (shared retention) 的結果；(二) 它們曾經發生接觸。語法範疇／語法化路徑由一種語言遷移到另一種語言去；(三) 純粹巧合；(四) 平行發展或沿流 (drift)；(五) 依照歷史演變的普遍原則發展而來（參看 Dixon 1997:14–15；Aikhenvald & Dixon 2001:1–4；吳福祥 2009:198）。壯語和漢語是否有發生學關係，容有爭議。即使它們真的有發生學關係，距離也應該相當遠。而且在其他漢語方言中，「去」的語法化都並不像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那樣、發展出使令事態助詞和程度事態助詞等語法功能。因此，「去」的多向語法化應該和發生學無關。「純粹巧合」一說無助於解決問題。兩種語言「巧合」地發展出相似的語法範疇，還容易說得過去；但現在三種語言都有類似的現象，「巧合」的機會就大大降低了。「平行發展」一說又如何呢？它其中一個不利的地方，在於不能解釋為什麼擁有相同語法範疇的語言都集中在一小塊區域裡，而區域以外的語言卻甚少出現類似的範疇。本個案跟「歷史演變的普遍原則」大概也沒什麼關係，因為程度事態助詞和使令事態助詞等幾種語法功能在廣西以外地區都不常見，Heine & Kuteva (2002) 的語法化詞庫也沒有相關的記錄。吳福祥 (2009:199) 甚至認為：類似這種「跨語言罕見的語法化模式」，是判定接觸引發語法化的良好指標。

除了上述那幾點外，也要留意相關的語法化模式是否屬於「簇聚式」(clustered) 語法化，即「一個語法範疇或語法標記的產生涉及兩個以上互相關聯而又相對獨立的語法化過程」（吳福祥 2009:200）。多向語法化是「簇聚式」語法化的其中一種。有證據表明：如果兩種或更多毗鄰的語言裡對應的語法範疇或語法標記的形成過程涉及「簇聚式」語法化，其背後的動因通常是語言接觸（Heine & Kuteva 2005:186；吳福祥 2009:200）。這樣看來，南寧地區幾種語言的「去」之所以共享的多功能模式，應該是語言接觸的結果了。

Heine & Kuteva (2005:33) 還提出了一個辨別「接觸引發的遷移」的準則，吳福祥 (2009:201) 稱之為「發生學關係的分布模式」。這準則不單能辨別兩種語言中相同的語法範疇／語法化路徑是否源自接觸，還能判定遷移的方向。簡單來說，如果 M、R 兩個不具發生學關

係（或發生學關係較遠）、但地理上毗鄰而又有長期接觸的語言共同擁有語法範疇 x ，這個 x 可以在和 M 有發生學關係的語言中找到，但不能在和 R 有發生學關係的語言中找到，那 x 很可能是 R 語和 M 語接觸後的產物。遷移的方向是 $M > R$ 。現在把鏡頭拉到三種語言的親屬語言去。我們會把重點放在程度事態助詞、使令事態助詞和表動作實現的體標記上。²³ 這三個範疇最能突顯區域內外各種語言的「去」在功能上的不同。

武鳴壯語是壯語北部方言。事實上，壯語南部方言也普遍用「去」充當程度事態助詞。其出現的格式和語義大體上和武鳴一致。下面舉靖西壯語（例子中或簡稱「JZ」）和龍州壯語（例子中或簡稱「LZ」）的例子：²⁴

- (58) ZJ: lo:n⁵ tɔ:ŋ² ʔa:i¹ wo² tsap⁷ le:u⁴ pai¹
 shout CM throat pain finish GO
 「喊到喉嚨都痛了。」（覃東生 2012:148）
- (59) ZJ: kən² kəi³ pəi² pəi² pai¹, məi² ʔo:ŋ¹ pa:k⁷ la:i⁴ kan¹ pai¹
 man this fat fat GO have 200 more catty GO
 「這個人真胖，有兩百多斤呢。」（覃東生 2012:149）
- (60) LZ: jo:m?³¹ de:ŋ³³ de:ŋ³³ pai³³
 dye red red GO
 「染的紅紅的。」（李方桂 1940[2005:263]）²⁵

類似的現象，也可以在境外一些台語支語言中看得到，不過出現的環境比較局限，例如標準泰語（例子中或簡稱「ST」）的程度事態助詞 *paj* 只能置於形容詞之後：

- (61) ST: *rew* *paj*
 fast GO
 ‘too fast’ (Bilmes 1995:39)
- (62) ST: *mâag* *paj*
 much too
 ‘too much’ (Bilmes 1995:39)

至於以「去」作為使令事態助詞，也不難在壯語南部方言中找到例子：

²³ 這包括動相補語、完成體標記 (perfect/anterior aspect marker) 和完整體標記。它們構成一個連續統 (continuum)。

²⁴ 靖西壯語的聲調，標的是調類，不是實際調值。

²⁵ 李方桂 (1940[2005:263]) 認為：這個例子「去」的功能，是「在形容詞後表示其情況或所變成的情況。」我們注意到句中的 [de:ŋ]³³「紅」採用了重疊式。壯語重疊式有表示性狀程度進一步加強的功用。這裡的 [pai]³³ 應該是程度事態助詞，強調狀態達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

- (63) JZ: pa:ŋ¹ ɲo:⁵ ɬak⁸ kai⁵ ɬi³ kʰu⁵ kan¹ tsəŋ⁶ pai¹
 help 1SG wash CLF clothes clean GO
 「幫我把這些衣服洗乾淨。」(覃東生 2012:147)
- (64) JZ: ni² au¹ kai⁵ toŋ¹ ɬai¹ kəi³ po⁴ nai¹ nai¹ pai¹
 2SG take CLF stuff this put well well GO
 「你把這些東西放好。」(覃東生 2012:147)
- (65) LZ: dap⁵ ɲe⁵⁵ təŋ³³ pai³³
 extinguish CLF lamp GO
 「把盞燈滅了。」(李方桂 1940[2005:264])

最後看看表動作實現的體標記。(66)和(67)的「去」都出現在述補式之後，其作為完整體標記的地位甚明：

- (66) JZ: kai:⁵ lau² kin¹ kʰau³ əm⁵ pai¹ ja⁵ tsu⁵ kin¹ lau³
 1PL eat rice full GO PRT then eat wine
 「我們吃飽了飯才喝酒。」(覃東生 2012:148)
- (67) JZ: mak⁷ pin² ko⁵ kin¹ le:u⁴ pai¹ ja⁵
 fruit apple eat finish GO PRT
 「蘋果吃完了。」(覃東生 2012:148)
- (68) LZ: ɿ⁵⁵ pʰium³³ jə:ŋ³³ ja:k⁵⁵ pai³³ tʰu:n²⁴
 CLF hair disheveled GO completely
 「頭髮是完全散亂的。」(李方桂 1940[2005:263])

此外，個別水語支語言（如水岩水語，例子中或簡稱「SS」）和境外台語支語言（如標準泰語）都用「去」表動作的實現：

- (69) SS: tsǎ³³ nai⁵³ pai¹¹
 eat meat GO
 「把肉吃掉。」(李方桂 1977b[2005:246–247])
- (70) ST: khanǝm-khéek wèɛŋ pay
 cake nibble GO
 ‘The cake has been nibbled at.’ (Iwasaki & Ingkaphirom 2005:163)
- (71) ST: phó-wâa hěn kɛɛ hǎay pay mây maa lian
 because see 3SG disappear GO NEG come study
 ‘Because I noticed that she had disappeared and didn’t come to study.’ (Iwasaki & Ingkaphirom 2005:164)

Iwasaki & Ingkaphirom (2005:163) 指出：標準泰語 *pay* 所表達的是完成體，強調破壞動作或消失動作的完成，而這些動作往往和說話時間有關。完成體是完整體最重要的源頭，兩者關係密切 (Bybee et al. 1994:81–87)。「去」在較多壯侗語裡作為表事件實現的體標記，證明它由動詞語法化為體標記的時間相當早，可能在水語支和台語支分裂前已經發生。

看過上述的分析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去」做程度事態助詞、使令事態助詞和表動作實現的體標記，不單見於武鳴壯語，其他壯語方言、甚至其他壯侗語語言也都有相似的現象。

相反，廣西以外的漢語方言，基本上都不用「去」充當程度事態助詞和使令事態助詞。用同樣的例句做比較，馬上便可以看到差異之所在。跟南寧粵語比較的是香港粵語（例子或簡稱「HY」）。賓陽平話因來源不明，這裡同時列出香港粵語和普通話（例子或簡稱「SC」）的對應以作參考。(72) 和 (73) 是程度事態助詞的例句，(74) 和 (75) 則和使令事態助詞有關：

(72) HY: 落雨落到心煩。|| 比較 NY (28): 落雨落到心煩去。

(73) HY: 啲生果甜到□[neu²²]。/SC: 這些水果甜得發膩。|| 比較 BP (31): 呢果子甜到膩去。

(74) HY: 掃乾淨間房，今晚畀佢哋來住。|| 比較 NY (36): 掃乾淨間屋去，今晚給佢哋來住。

(75) HY: 食晒啲菜佢，飯食唔晒唔緊要。/SC: 把菜吃完，飯吃不完不要緊。|| 比較 BP (38): 吃菜齊去，飯吃有齊有要緊。

可以清楚看到：香港粵語和普通話都不用「去」做程度事態助詞和使令事態助詞。我們翻查過近代漢語和早期粵語的文獻，結果也沒找到「去」有這樣的用法。

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的「去」雖然都可以做動相補語，但不能充當完整體標記。事實上，就大部分漢語方言而言，以「去」作為動相補語，並不能產，²⁶ 像「減去」、「刪去」、「除去」這些都慢慢已經凝固為詞。可是在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中，動相補語「去」卻異常活躍，很多時候其他方言根本不能用「去」對譯它們的動相補語。看看兩個先前援引過的例子 ((18) 和 (19))、以及它們在香港粵語和普通話裡的對應：

(76) HY: 佢一口氣食咗廿幾隻餃子。|| 比較 NY (18): 佢一口氣食去廿幾隻餃子。

(77) HY: 呢次去桂林玩使咗兩千蚊。/SC: 這次去桂林玩花掉兩千塊錢。|| 比較 BP (19): 舉次去桂林遊使去兩千文銀。

²⁶ 台灣閩南語是其中一個例外，「去」經常以動相補語的身分出現，例子有「無去」（不見了）、「用去」（用掉）、「暗去」（暗了）、「煮了去」（煮完了）等，參看連金發 (1995)。閩南語和南寧粵語、賓陽平話沒有特別密切的發生學關係，因此這不會影響我們的論述。

例 (76) 南寧說「食去」，香港則說「食咗」（香港粵語不能用動相補語。「咗」是完整體標記）；例 (77) 賓陽說「使去」，香港說「使咗」，普通話說「花掉」。彼此之間的差異十分顯著。我們有理由相信：南寧地區兩種方言作為動相補語的「去」，是受到壯語的影響才激活起來的。換句話說，假如沒有和壯語接觸過，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的「去」以動相補語身分出現的頻率便應該會大大減少了。這種遷移和先前提及的程度事態助詞及使令事態助詞不同。因為「去」在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的祖先語言中已經可以做動相補語（儘管數量不多，相關格式也不完全一樣），只是和壯語的接觸使它變得更活躍而已。這種現象，屬於 Aikhenvald (2006:22) 所說的「業已存在的特徵的強化」(enhancement of an already existing feature)。這是語言接觸其中一個常見的結果。

把上述這些放到先前所引 Heine & Kuteva (2005:33) 的論證裡，可以知道壯語是 M，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是 R，遷移的方向為：壯語 > 南寧粵語／賓陽平話。這個遷移的方向，還可以從以下兩點得到確認：

第一點是多功能語素的語法化程度。如果兩種語言 M 和 R 相同的語法範疇／語法化路徑證實源自接觸，而遷移的方向為 $M > R$ ，那麼相關範疇在 R 語中的語法化程度往往比 M 語低。語法化程度和「去範疇化」(deategorialization)、「去語義化」(desemanticization) 和語音弱化等參數密切相關 (Heine & Kuteva 2005:15–17；吳福祥 2009:202)。在這個個案中，武鳴壯語「去」的語法化程度明顯比漢語方言的高。具體來說，壯語的動相補語 [poi²⁴] 已經進一步語法化為完整體標記，而這種情況還沒在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中出現。據 (56)，完整體標記處於語法化路徑的最後階段。另一方面，武鳴壯語的「去」在充當動相補語、完整體標記、程度事態助詞、使令事態助詞這些語法標記時都有語音弱化的傾向。它既可唸 [poi²⁴]，和當趨向動詞、趨向補語時一樣，但也可以唸 [pi⁵⁵]。[pi⁵⁵] 是 [poi²⁴] 的弱化形式。兩者比較起來，[pi⁵⁵] 的韻母要短一些，聲調也高一些。眾所周知，短音節和高聲調都是語言表「小」的重要手段 (朱曉農 2004)。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的「去」無論是當動詞用、抑或是標示語法功能，讀音始終如一，沒有弱化的痕跡。這進一步說明了壯語的「去」經歷了較深刻的語法化。

第二點是語法範疇的分布範圍。Heine & Kuteva (2005:119) 和吳福祥 (2009:202–203) 都強調：通過接觸所產生的語法範疇在使用上往往受到限制，例如頻率較低、或只能出現在特定的語境中。也就是說，假設遷移的方向為 $M > R$ ，涉及遷移的語法範疇，在 M 語的使用限制應該比 R 語小。這樣的情形的確發生在本個案中。根據第 2.6 節的描述，壯語程度事態助詞 [poi²⁴] 出現的範圍相當廣，可以大量地出現在 [VP IDEO] 格式 (例 (34)) 和比較句 (例 (35)) 之後。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雖然都有 [VP IDEO]，其比較句的結構也跟壯語的相彷彿，但它們都不容許程度事態助詞「去」出現在這些格式の後頭。以上種種，都確認了第二次接觸裡遷移的方向。

根據移民史，說平話的族群遷入廣西的時間要比說邕潯片粵語的要早得多 (參考洪波 2004)。或者有人會認為，邕潯片粵語「去」的多功能性是間接從平話那裡遷移過去的，

而不是直接來源於壯語，即：壯語＞平話＞邕潯片粵語。這也許是事實，但從純粹語言學的分析來看，似乎並不支持這個觀點。賓陽平話和南寧粵語「去」的功能沒有明顯的差別，出現的環境也沒什麼不同。因此，我們主張賓陽平話和南寧粵語「去」的個別語法功能都是從壯語那裡遷移過去的，即：壯語＞賓陽平話；壯語＞南寧粵語。

在第二次接觸中，賓陽平話和南寧粵語的前身把壯語「去」的部分語法功能（程度事態助詞、使令事態助詞和動相補語的部分功能）遷移到自己身上，屬於「接觸引發的語法化」現象。「接觸引發的語法化」和一般語法化唯一不同之處，是前者是由語言接觸引起的，而後者則由語言內部獨立發生的。語法化的普遍原則（如「單向性」）也適用於「接觸引發的語法化」上。根據模式語有沒有提供可被複製的「語源＞結果」這種語法化過程模式，「接觸引發的語法化」可以進一步區分為「通常接觸引發的語法化」(ordinary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和「複製語法化」(replica grammaticalization) 兩類（關於它們的區別，參見 Heine & Kuteva 2005；吳福祥 2009）。本個案顯然屬於「複製語法化」的例子，因為其中的過程牽涉到整條語法化路徑的「複製」。事實上，南寧粵語動詞前表情態的「得」、以及動詞後表方式的「擺」，都已經被證實為「複製語法化」的例子（Kwok et al. 2011；黃陽、郭必之 2013）。

這裡還要提一下作為「花費」義動詞的「去」。如前所述，「去」的「花費」義來源於「去除」義。這個語義演變應該首先在壯語裡發生，然後通過語言接觸擴散到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裡去。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去」表「花費」義的現象可以在其他壯語方言中找到，但漢語方言卻看不到類似的例子。例 (78) 和 (79) 是靖西壯語的例句：

- (78) JZ: tuk⁸ ta³ jo:² pəi¹ ne:u² pai¹ fa:n¹ man¹ ŋan²
 study university year 1 GO 10,000 CLF dollar
 「讀大學一年花一萬塊錢。」（覃東生 2012:145）
- (79) JZ: həi⁴ kuŋ² ɦi⁴ kəi³ pai¹ pa:k⁷ man¹ ŋan²
 buy CLF clothes this GO 100 CLF dollar
 「買這件衣服花了一百塊錢。」（覃東生 2012:145）

如果我們的判斷準確，那麼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以「去」表「花費」，是跟壯語接觸後「詞彙複製」的結果。

(80) 概括了「去」在本文討論過的幾種語言裡的語義和語法功能。我們不難通過比較當中的異同，確認「去」的多功能性在南寧地區語言中的遷移方向：

(80) 「去」在不同語言中的語義和語法功能

	NY	BP	WZ	HY	SC	JZ
趨向動詞	✓	✓	✓	✓	✓	✓

	NY	BP	WZ	HY	SC	JZ
去除義動詞	✕	✕	✕	✓	(✓)	✕
花費義動詞	✓	✓	✓	✕	✕	✓
趨向補語	✓	✓	✓	✓	✓	✓
動相補語	✓	✓	✓	(✓)	(✓)	✓
目標格介詞	✓	✓	✓	✓	✕	✓
程度事態助詞	✓	✓	✓	✕	✕	✓
使令事態助詞	✓	✓	✓	✕	✕	✓
傀儡可能補語	(✓)	✕	(✓)	(✓)	(✓)	(✓)
完整體標記	✕	✕	✓	✕	✕	✕

「(✓)」代表少量存在。

總括而言，通過第二次接觸，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從壯語那裡為它們的「去」遷移了「花費」這個義位（詞彙複製）、動相補語的部分功能、程度事態助詞以及使令事態助詞的全部功能（接觸引發的語法化）。

5. 總結

本文的貢獻可以歸納為下述三點：

（一）對南寧地區三種語言「去」的多功能性進行了詳細的描述，給出了大量例句，若干程度上補充了謝建猷 (1994) 和歐陽覺亞 (1995) 等前輩學者論述的不足。

（二）擬構了「去」的語法化路徑，並說明了有關的機制及出現語法化的環境。本文指出：在南寧地區的三種語言中，「去」的語法化路徑之所以特別複雜，是由於「去」在實詞的層面上已經包含了三個義位，而每一個義位又有不完全一樣的語法化路徑。此外，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提出了兩條較罕見的語法化路徑，即：「趨向動詞 > 程度事態助詞」和「動相補語 > 使令事態助詞」。這兩條路徑都不見於 Heine & Kuteva (2002) 的詞庫中，即使是研究漢語的學者也鮮有論及。其中「趨向動詞 > 程度事態助詞」源於連動結構的重新分析，可以和漢語史上不少助詞的形成相比較。

（三）指出了語法化的背後牽涉到兩次語言接觸。第一次接觸，在早期漢語的影響下，早期壯語的「去」(*pəi) 增加了「去除」這一義位；第二次接觸，在壯語的影響下，南寧粵語和賓陽平話的祖語的「去」增加了「花費」這一義位、動相補語的部分功能、以及程度事態助詞和使令事態助詞等新的語法功能，既涉及「詞彙複製」亦涉及「語法複製」。這裡需要進一步指出：「去」的多功能性，和 [V O R] 語序、表程度加劇的「多」義語素、表動作方

式的「執持」義語素、表情態的「得」義語素、以及狀貌詞後綴一樣，都是可以把南寧地區定義為一個語言區域 (linguistic area) 的重要特徵。²⁷

通過考察南寧地區語言「去」多功能性的形成過程，我們知道：語法演變的內部機制和外部機制並不是獨立運作的。相反，它們能互相作用，比如外部機制會為內部機制製造條件等等。這對於研究語法演變的學者來說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啟示。

引用文獻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6. Grammars in contact: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Grammars in Contact: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ed. by Alexandra Y. Aikhenvald & R. M. W. Dixon, 1–6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R. M. W. Dixon. 2001. Introduction.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ed. by Alexandra Y. Aikhenvald & R. M. W. Dixon, 1–2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lmes, Leela. 1995.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ai ‘come’ and ‘go’.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21.2:33–46.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Bybee, Joan L., Revere D.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o, Guangqu (曹廣衢). 1994. Zhuang-Dongyu quxiang buyu de qiyuan he fazhan 壯侗語趨向補語的起源和發展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irectionals in Tai-Kadai languages].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94.4:35–40.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1995. *Jindai Hanyu Zhuci* 近代漢語助詞 [*Grammatical Particles in Early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inese Version: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2010. *Hanyu Kouyu Yufa* 漢語口語語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lated by Shuxiang Lü.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appell, Hilary, & Alain Peyraube. 2011. Grammaticalization in Sinitic language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ed. by Heiko Narrog & Bernd Heine, 786–7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Hailun (陳海倫), & Lianjin Li (李連進) (eds.) 2005. *Guangxi Yuyan Wenzhi Shiyong Wenti Diaocha yu Yanjiu* 廣西語言文字使用問題調查與研究 [*Language Usage in Guangxi: Surveys and Studies*]. Nanning: Guangxi Education Press.

²⁷ 「語言區域」是指一個擁有三種或以上語言的區域，那些語言共享若干源於語言接觸、而不是源於發生學關係或巧合的結構特徵 (Thomason 2001:99)。

- Chen, Qianrui (陳前瑞). 2008. *Hanyu Timao Yanjiu de Leixingxue Shiye* 漢語體貌研究的類型學視野 [Th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en, Zeping (陳澤平). 1992. Shilun wanchengmao zhuci 'qu' 試論完成貌助詞「去」 [On th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qu'].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2.2:143–146.
-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2007.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A Grammar of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 M. 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jamouri, Redouane, & Waltraud Paul. 2006.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4), May 25–28, 200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9. Quxiangci zouxiang hefang: laizi Hanyu lishi he fangyan de zhengju 趨向詞走向何方：來自漢語歷史和方言的證據 [Developmental directions of directionals: evidence from Classical Chinese and Chinese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Chinese Directionals: History and Dialectal Vari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6th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Chinese Historical Grammar, August 26–27, 2009.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Feng, Li (馮力). 2003. Zhonggu Hanyu dongtai zhuci 'que (qu)' zai xiandai fangyan zhong de biaoqian 中古漢語動態助詞「卻（去）」在現代方言中的表現 [The reflexes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verbal particle 'que (qu)' in modern dialects]. *Hanyu Fangyan Yufa Yanjiu he Tansuo: Shoujie Hanyu Fangyan Yuf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Studies of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Paper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ed. by Zhaoming Dai, 96–101.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Harris, Alice C., & Lyle Campbell. 1995. *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2002. 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rammaticalization.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ed. by Ilse Wischer & Gabriele Diewald, 83–101.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10. Contact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Contact*, ed. by Raymond Hickey, 86–105.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 Hong, Bo (洪波). 2004. Zhuangyu yu Hanyu de jiechushi ji jiechu leixing 壯語與漢語的接觸史及接觸類型 [The history and typology of contact between the Zhuang language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s]. *The Joy of Research: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 by Feng Shi & Zhongwei Shen, 104–120.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ed. by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 Bernd Heine, 17–35.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u, Chirui (胡敕瑞). 2006. ‘Qu’ zhi ‘wang/zhi’ yi de chansheng guocheng 「去」之「往／至」義的產生過程 [The development of semantic property [+go] for the word ‘qu’].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6.6:520–530.
- Huang, Yang (黃陽), & Bit-Chee Kwok (郭必之). 2013. Fangshi zhuci zai Guangxi Hanyu fangyan he Zhuang-Dongyu zhong de kuosan: yuantou, guocheng ji qishi 方式助詞在廣西漢語方言和壯侗語中的擴散：源頭、過程及啟示 [Diffusion of the manner particle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Tai-Kadai languages in Guangxi: origins, processes and implications]. *Da Jiang Dong Qu: Wang Shiyuan Jiaoshou Bashi Sui Heshou Wenji* 大江東去：王士元教授八十歲賀壽文集 [Eastward Flows the Great River: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80th Birthday], ed. by Feng Shi & Gang Peng, 521–540.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Iwasaki, Shoichi, & Preeya Ingkaphirom. 2005. *A Reference Grammar of Thai*.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2005. *Gu Hanyu Cihui Gangyao* 古漢語詞匯綱要 [An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Lexic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Kwok, Bit-Chee (郭必之). 2010. Yuyan jiechu zhong de yufa bianhua: Nanning Yueyu ‘shuyu + binyu + buyu’ jiegou de lai yuan 語言接觸中的語法變化：南寧粵語「述語＋賓語＋補語」結構的來源 [Grammatical change in language contact: on the origin of the ‘verb + object +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Nanning Yue]. *Lishi Yanbian yu Yuyan Jiechu: Zhongguo Dongnan Fangyan* 歷時演變與語言接觸：中國東南方言 [Diachronic Change and Language Contact: Dialects in South East China], ed. by Hung-Nin Samuel Cheung & Song-Hing Chang, 201–216.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Kwok, Bit-Chee (郭必之). 2012. Cong Nanning Yueyu de zhuangmaoci kan Hanyu fangyan yu minzu yuyan de jiechu 從南寧粵語的狀貌詞看漢語方言與民族語言的接觸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dialects and minority languages: the case of ideophones in Nanning Yue].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12.3:16–24.

- Kwok, Bit-Chee, Andy C. Chin, & Benjamin K. Tsou. 2011. Poly-functionality of the preverbal 'acquire' in the Nanning Yue dialect of Chinese: an areal perspectiv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4.1:119–137.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2. Hanyu fangyan li lianjie quxiang chengfen de xingshi 漢語方言裡連接趨向成分的形式 [An investigation of various markers inserted between verbs and directionals in Chinese dialects].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2002.1:26–44.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3. Hanyu kongjian weiyi shijian de yuyan biaoda: jianlun shuqushi de jige wenti 漢語空間位移事件的語言表達：兼論述趨式的幾個問題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nd a glimpse into the issues of directionals].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5:1–18.
-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40[2005]. *Longzhou Tuyu* 龍州土語 [*The Longzhou Zhuang Language*]. Beijing: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56[2007]. *Wuming Tuhua* 武鳴土話 [*The Wuming Zhuang Language*]. Beijing: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 Li, Fang-Kuei. 1977a.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77b[2005]. *Mohua Jilue / Shuihua Yanjiu* 莫話記略•水話研究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Mo Language / A Study on the Sui Language*]. Beijing: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 Li, Jinfang (李錦芳). 2000. Yueyu xijian ji yu Zhuang-Dongyu jiechu de guocheng 粵語西漸及與壯侗語接觸的過程 [On the western movement of Yue dialect and its contact with Zhuang and Dong languages]. *Diqijie Guoji Yuefangyan Yantaohui Lunwenji* 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究會論文集 [*Papers from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Yue Dialects*], ed. by Chow-Yiu Sin & Kang-Kwong Luke, 62–7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Ming (李明). 2004. Quxiang dongci 'lai/qu' de yongfa ji qi yufahua 趨向動詞「來／去」的用法及其語法化 [Function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directional verbs 'lai' and 'qu'].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24:291–31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ang, Gan (梁敢). 2010. *Zhuangyu Ti Mao Fanchou Yanjiu* 壯語體貌範疇研究 [*A Study on the Aspectual Categories of Zhuang*].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dissertation.
- Liang, Yinfeng (梁銀峰). 2007. *Hanyu Quxiang Dongci de Yufahua* 漢語趨向動詞的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Directional Verbs*]. Shanghai: Xuelin Press.
- Liang, Yinfeng (梁銀峰), Fuxiang Wu (吳福祥), & Alain Peyraube (貝羅貝). 2008. Hanyu quxiang buyu jiegou de chansheng yu yanbian 漢語趨向補語結構的產生與演變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directional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ishi Yuyanxue Yanjiu* 歷史語言學研究 [*Studies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1:164–18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en, Chinfa (連金發). 1995. Taiwan Minnanyu de wanjie shixiangci shilun 台灣閩南語的完結時相詞試論 [On the completives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Papers from the 1994 Conference on*

-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s in Taiwan*, Vol. 1: *Southern Min*, ed. by Feng-fu Tsao & Mei-Hui Tsai, 121–140. Taipei: Crane.
- Lin, Yi (林亦), & Fengyu Qin (覃鳳余). 2008. *Guangxi Nanning Baihua Yanjiu* 廣西南寧白話研究 [A Study on the Yue Dialects Spoken in Nanning, Guangx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Liu, Danqing (劉丹青). 1996. Dongnan fangyan de ti mao biaoji 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 [Aspect markers in South East dialects].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Verbal Aspect], ed. by Song-Hing Chang, 9–33.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uo, Yongxian. 1990. *Tense and Aspect in Zhuang: A Study of a Set of Tense and Aspect Markers*.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A thesis.
- Mai, Yun (麥耘). 2009. Cong Yueyu de chansheng he fazhan kan Hanyu fangyan xingcheng de moshi 從粵語的產生和發展看漢語方言形成的模式 [A model for form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in 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Yu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9.3:219–232.
- Ouyang, Jueya (歐陽覺亞). 1995. Liang Guang Yue fangyan yu Zhuangyu de zhongzhong guanxi 兩廣粵方言與壯語的種種關係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ue dialects spoken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and the Zhuang language].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95.6:49–52.
- Pan, Yunzhong (潘允中). 1980. Hanyu dongbu jieou de fazhan 漢語動補結構的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0.1:53–60.
- Peyraube, Alain. 1996. Recent issu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ed. by C.-T. James Huang & Yen-Hui Audrey Li, 161–213. Dordrecht & Boston: Kluwer.
- Peyraube, Alain. 2006.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 diachronic study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Space in Language: Linguistic Systems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ed. by Maya Hickmann & Stéphane Robert, 121–135.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Peyrayube, Alain (貝羅貝) & Dan Xu (徐丹). 2009. Hanyu lishi yufa yu leixingxue 漢語歷時語法與類型學 [Diachrony and typology in Chinese grammar]. *Lishi Yuyanxue Yanjiu* 歷史語言學研究 [Studies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1–10.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Qin, Dongsheng (覃東生). 2007. *Binyanghua Yufa Yanjiu* 賓陽話語法研究 [A Study of the Grammar of the Binyang Dialect]. Nanning: Guangxi University MA thesis.
- Qin, Dongsheng (覃東生). 2012. *Dui Guangxi Sange Quyuxing Yufa Xianxiang de Kaocha* 對廣西三個區域性語法現象的考察 [Investigations into Three Areal Grammatical Features in Guangxi]. Shijiazhua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Qin, Fengyu (覃鳳余). 2007. Mantan Guangxi Hanyu fangyan yufa de diaocha yu yanjiu: yi ‘qu’ wei li 漫談廣西漢語方言語法的調查與研究：以「去」為例 [Studies on the Guangxi Chinese

- dialectal grammar: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word 'qu']. Paper presented at a seminar host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un, Zhanlin (孫占林). 1991. 'Qu' de 'wang' yi de chansheng 「去」的「往」義的產生 [The emergence of the meaning 'to go' for the word 'qu']. *Gu Hanyu Yanjiu* 古漢語研究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1991.3:27–29, 15.
-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s a Cognitive Seman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 Thomason, Sarah Grey. 2001. *Language Contact*.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Wang, Chin-Huei (王錦慧). 2004. 'Wang', 'Lai', 'Qu' Lishi Yanbian Zonglun 「往」「來」「去」歷時演變綜論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Wang', 'Lai' and 'Qu']. Taipei: Le Jin Books.
- Wang, Futang (王福堂). 2005. *Hanyu Fangyan Yuyin de Yanbian he Cengci*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 [Phonological Change and Strat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Wang, Guoshuan (王國栓). 2003. 'Qu' cong li yi dao wang yi de bianhua shixi 「去」從離義到往義的變化試析 [Semantic change of the word 'qu': 'to depart' > 'to go'].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27:324–32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Wei, Jingyun (韋景雲), Shuang He (何霜), & Yongxian Luo (羅永現). 2011. *Yanqi Zhuangyu Cankao Yufa* 燕齊壯語參考語法 [A Reference Grammar of Yanqi Zhu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1–2002. Nanfang fangyan jige zhuangtai buyu biaoji de lai yuan 南方方言幾個狀態補語標記的來源 [Origins of various phase complement markers i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1.4:344–354; 2002.1:24–34.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9. Yufahua de xin shiye: jiechu yinfa de yufahua 語法化的新視野：接觸引發的語法化 [A new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ization: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9.3:193–206.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10. Hanyu fangyan li yu quxiang dongci xiangguan de jizhong yufahua moshi 漢語方言裡與趨向動詞相關的幾種語法化模式 [Patter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directional verbs in Chinese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10.2:97–113.
- Wurm, Stephen A. et al. 1987.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Hong Kong: Longman.
- Xie, Jianyou (謝建猷). 1994. Zhuangyu Luxihua he Hanyu Pinghua, Baihua ruogan xiangsi xianxiang 壯語陸西話和漢語平話、白話若干相似現象 [Various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Luxi dialect of Zhuang, and the Pinghua dialects and Baihua dialects of Chinese].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94.5:34–40.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2011. Shaanbei Shenmuhua de huati biaoji 'lai' he 'qu' ji qi youlai 陝北神木話的話題標記「來」和「去」及其由來 [Topic markers 'lai' and 'qu' in the Shenmu dialect of Northern Shaanxi].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1.6:519–526.

- Xing, Zhiquan (邢志群). 2003. Hanyu dongci yufahua de jizhi 漢語動詞語法化的機制 [Mechanisms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verbs in Chinese].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28:93–11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Xu, Dan (徐丹). 2005. Quxiang dongci “lai/qu” yu yufahua: jian tan “qu” de ciyi zhuanbian ji qi jizhi 趨向動詞「來／去」與語法化：兼談「去」的詞義轉變及其機制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directional verbs ‘lai’ and ‘qu’]. *Yufahua yu Yufa Yanjiu*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 [Studi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Grammar] 2:340–35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Xu, Dan. 2006. *Typological Change in Chinese Syntax*.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in, Yu (尹玉). 1957. Quxiang buyu de qiyuan 趨向補語的起源 [The origin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57.9:14.
- Zhang, Min (張敏). 1998. *Renzhi Yuyanxue yu Hanyu Mingci Duanyu* 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Noun Phras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Zhu, Xiaonong (朱曉農). 2004. Qingmi yu gaodiao: dui xiaochengdiao, nü guoyin, meimei deng yuyan xianxiang de shengwuxue jieshi 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 [Intimacy and high pitch].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4.3:193–222.

[Received 27 February 2013; revised 20 January 2014; accepted 21 January 2014]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83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SAR, China
bckwok@cityu.edu.hk

The Morpheme *GO* in Three Languages of the Nanning Region: Path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Contact-induced ‘Replication’

Bit-Chee Kwok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paper discusses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as exemplified by the case of the morpheme *GO* in three languages of the Nanning region of Southwest China (i.e. Nanning Yue [Sinitic], Binyang Pinghua [Sinitic] and Wuming Zhuang [Tai-Kadai]). In trac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s of *GO* in the three languages, it became clear that: a)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s of *GO* in the three languages are particularly complex because of the morpheme’s multiple lexical origins; and b) the parallelism observed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s of *GO* in the three languages could have been the result of language contact, in which case Zhuang serves as a model for Yue and Pinghua.

Key words: Nanning, *GO*, 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contact, linguistic area